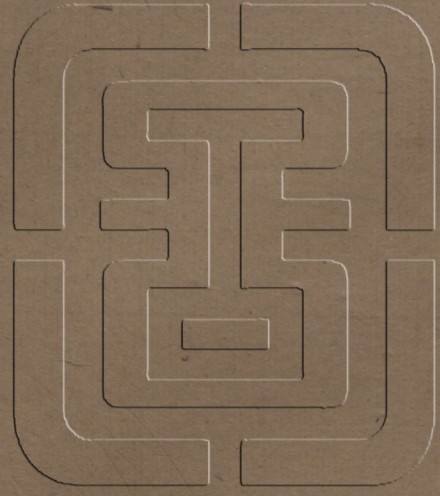




14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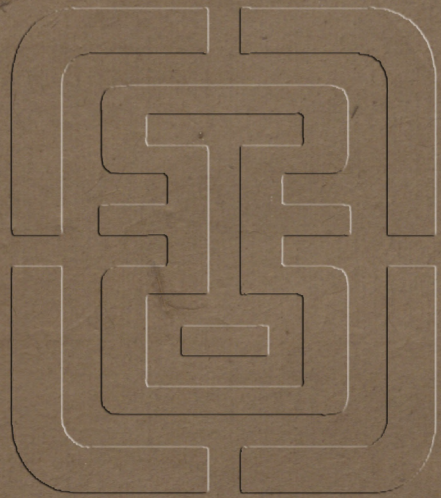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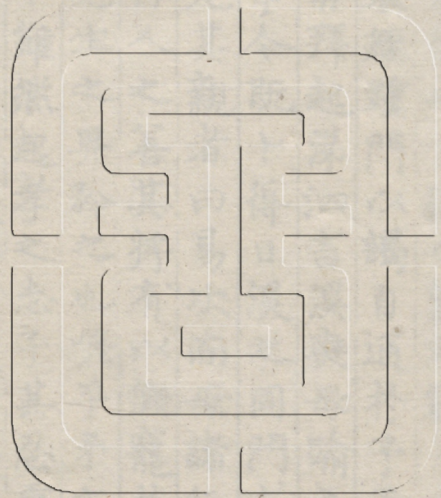
柳待制文集

五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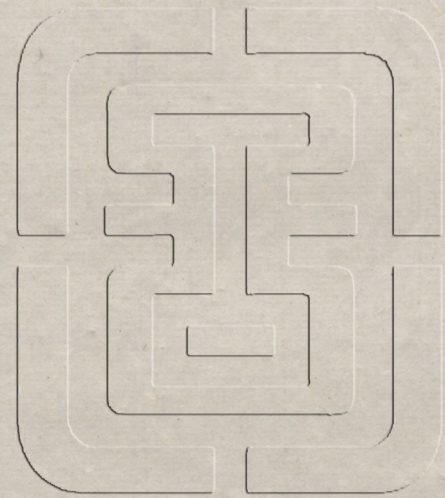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一

方陳母丁孺人墓碣銘并序

建安陳湜衰經殯門以謁自通於予予出与成禮退  
詢其故湜再拜起涕泗言湜喪母踰年哀未即死圖  
終窆窆之事今既卜得日湜之同門友蔣易實為湜  
謀所以不死其親者曰易次而母諸行往求柳先生  
銘先生樂稱人之善其將有以假寵於而母矣湜持  
是而來惟先生之畀矜之也嗟乎予文詎能使而母  
昭昭於地下雖然起孝之志子其忍重違之按易狀  
孺人丁氏諱臨字淋道世籍建陽之嘉禾上里父諱  
称里長者孺人幼慧讀論語孝經孟子識其大



意古人文字經目輒成誦處室時嘗學和詩伯父縣丞公戒曰婦人職知婦道詩非所宜習蓋終身服之不敢言文  
年二十四歸中里陳君騰實君故仕宦家子又早孤時經喪亂橫賦重歛日暴月熿君素孱弱常破產應之家遂以削孺人入門檢括內計盡得孔隙曰此豈猶不可為乎稍出其智補室罅冗芟除蒼翳木久而生道裕如閱十三年君即世孺人益自力於儉勤躬操簿書手執箕箒雖一錢一孔之出入必使節葉可尋而根株可以覆按廣田疇新室廬諸凡潤飾先業有男子志慮所不能及者孺人子男四女一喪父時長纜十二而季猶未睥稍長入小學闢塾日義  
延名師就講肄暇日則歷舉小學書立教

大指示警厲於諸子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之句又常常語及之他日子知博習女知順從人以為義方之教然也孺人質敏而惡華簪珥服御不競妍好晨興坐堂理家政問絲賦問米鹽言人人殊而出語應之各中肯綮或時過午食不下啗僮隸意其俸且休矣而區畫靡密滋無惰容大抵治家愁肅內外斬斬踐其庭者見其左蹈規矩右循繩尺而和氣充物淫慝自無因而入也陳氏棊盛宗中興來嘗有顯者今浸遠浸溼里中尚五十餘室孺人禮其尊老而慈其卑幼往來問遺無愆節戚疎必長無間言比歲丙申丙午荐饑里民艱食孺人既為粥以活餓者又下其粟估稍賑卹其未沾於危者病不能謁醫亦隨

證注善藥子之曰毋庸使他人知其施實德於鄉鄰固如此孺人薨居三十年貞節潔行足以表見於世里耆聚謀方欲列上其事請加旌復書適具元統二年正月朔晨起焚香誦道釋經已忽覺體中小不佳就寢而疾作搏醫弗效子誤竭誠露禱割股和糜以進亦輒弗效更十日卒得年六十五子曰洵曰豐曰涓曰湫涓早卒女和適崇安詹天增和先一年亦卒孫男五元燾佛僧元亨元泰元顯孫女六初君之喪孺人為卜藏室甫葬而涓天微之堪輿家言咸謂不利及三改卜兆域始宜孺人曰亡者得安其靈則生者宜有蔭藉費雖巨吾敢屑較之哉兄覽竅而封陳牲而虞肅賓製服飭具每益謹已又曰陰陽拘忌為

人子弟亦所宜知命洵因傳其書為其學焉於是洵所從授書者章貢劉君某復來為孺人謀相墓得某山之原維食卜用某月某日鑿窆某月某日掩坎卒之明年也易之狀曰易狀孺人之行得於宗老之賢者皆不謀同辭吁信然矣曩易從杜先生武夷際論節婦之被旌門者先生曰使世之公論不屈而有賢守令者出則若陳氏母之操行風節自當表而上之不然旌復之令何為者哉孺人已矣亦徒以重夫君子感今思古之情子是以序而系之俾湫持歸請先生書而表諸墓上倘萬一適人之采焉則孺人之成教遺範猶足以衣被來世而陳氏之不遂泯泯者庶其有在於是銘曰

遭家孔艱亟返之安其智間間生口以遂養日以備  
殞於中世有子有孫宜于其家相維斯丘不亢不汚  
高四尺者孺人墓耶

澹居處士馬君墓碣銘

馬氏望扶風而再徙于南者惟新定新亭之族尤衍  
以碩禮部尚書公諱大同以政學顯宗淳熙間與紫  
陽文公實交相引重詩書之澤洽于孫曾雖所資所  
藉有淺有深大抵郁如也尚書伯兄諱大方六世得  
澹居處士處士諱之純字希文卒以至順元年閏七  
月乙巳春秋七十文六葬以明年七月某甲子兆在  
孝行鄉之塋雲原前葬嗣子恭命揆子瑩為書一通  
著其行業即請予為善東陽柳貫銘而琢諸緇纒之

碑貫幸嘗執筆隸奉常職在諫行而考辭詠事又知  
處士為厚德長者可銘不誣迺系而銘之處士夷靖  
簡亮人也讀書務明體要不為章句繳繞視世俗豪  
攫智籠之術如疾狗偷屏羨黜浮自致饒裕然聞里  
黨間有一義可為奮勇赴之不誅不撓至元中有司  
嘗征商於野民甚病焉處士持牒懇行中書以為與  
民爭利非盛世事卒覆按除之大德丁未歲大侵處  
士傾廩以饋餓者掩罽以從禮制或欲上其名應出  
粟補官之令則厚謝曰吾知盡吾力敢傲賞哉處士  
仲兄早卒鞠其子如己子子尋卒鞠其孫孫又卒鞠  
其曾孫葬祭以禮婚娶以時植其門戶如初處士聚  
書至數千卷畜古今法書名畫亦數百軸花時菊景

潔觴陳俎從賓客歡賞引滿徑醉蓋歲常然將死  
語子若孫曰吾無愧於人人亦無憾於吾即就木安  
焉耳計聞間居野處之夫咸曰善人已矣吾將何賴  
處士之配董氏亦有賢行卒先一年卒舉以附其域  
處士無子以伯兄之子後命族子請銘者也孫男二  
禮提孫女一尚芳處士之曾太父諱崇太父諱鎔父  
諱熙孫皆隱德弗耀曰澹居士者處士所自命也處  
士嘗患里中子弟為聲利塗塞耳目思一洗濯新之  
方將割田闢塾致明師宣昭經誼以大變其俗而竟  
齋志入地嗚呼佛哉處士之有蘊不試者如是是足  
以表世壽後矣可無銘乎銘曰  
士非盜名禮可求野不有耆碩孰起淪謝君子尸之

適觀大雅今其亡矣有不亡者紹聞德音以祭于社  
相維斯丘孫曾受嘏

故平陽州判官陳君墓誌銘

鈞臺書院山長陳士貞過貫泣拜言曰我先人早自  
奮於仕道淹回州縣餘廿年方累聖繼明惠綏臣下  
推恩進秩便蕃優渥而疾病侵凌薄于既耄卒以不  
偶死今墓草幾宿而隧間之石未有刻辭夫子蓋嘗  
辱交焉倘幸假茲鄉曲之誼畀之一言則先人有知  
將不悼其堙鬱於土中也貫既拜而受言則退考鄉  
貢進士吳萊所為事述擬其可書者序而銘之序曰  
君諱遠大字宏父姓陳氏陳氏本出彭城中世南徙  
占籍於婺之浦江鄉曰德政自君始又徙縣東北之

興賢鄉村曰集村君少從鄉先生學治經為尚書大義下筆無留意然好個儻之畫策慨然欲有所為於時會邑里初內附山谷獷強猶蜂蟻聚負固弄兵間則出相冠攘君曰吾其有以自效即釋儒服去從軍首建購捕之方次陳綏靖之略凶渠既得餘孽悉平幕府上其功而君亦隨計至京師得試將仕郎辰州路施容州判官未上而鄰土有警郡復檄君至麾下資其智勇多所俘獲大帥府材君之為而惜其棄之避陴復剡上之意將引以自近久廼改全州路清湘縣丞在官八年稍遣使仕郎贛州路信豐縣尹轉承事郎温州路平陽州判官於是君累官嶺海間風淫霧毒之所襲腰脚痺弱不良于行曰吾老矣不復有

四方之志矣因免歸題其宴坐之室曰達觀幸賓客至則命豆觴從容連日夕猶儒生故態也踰踰勃罕居十二年泰定三年六月廿四日卒得年七十九清湘介湖北窮徼谿峒獷錯居其壤山有毒蛇儲之為蠱以中人立死而獄多寡薛君曰我人以售其妖此宜大承弗食可少償之乎悉論寘干法撤淫祠魔菴又數十區取其材瓦葺新學官曰此教基也庶幾使民知所以教時方有事交趾全當空道餽餉所出他官屬或畏難遁去徵發調送郡獨倚君以辦贛有廢縣龍南居獠中而以其地隸信豐南安萬戶府蓋倚處其縣官命不卒為六屯使耕龍南曠土自食其力以備捍禦久之招納亡命橐籥姦私民甚



患之而未有以愬也君列上其事請復置縣徙其軍  
蓋按覆數四而卒無以易君之議焉君之議大抵皆  
可紀而狀君之行著徒以士貞之能言者筆之書則  
夫士貞言焉而不及者尚多有之雖以子之知君而  
不敢溢於辭懼非傳信之義也君之先配黃氏先若  
卒今配林氏治家得母道甚子男二長士元梧州路  
儒學正早卒次則士貞次二督曰俛鈿戴樺孫男三  
佑僖倫孫女三未行曰夔曰文煥曰德潤君之曾七  
父大父父也大父嘗以登仕郎自試入官而未及佳  
君之葬其地巖塢距家一里君所自卜天曆元季十  
一月朔葬之日也自君病廢卧家以及于死迨今未  
廿年而鄉鄰之後生晚輩已無有能言其歷官行業

之詳者矣使更閱數年則君之與存者幾何哉宜士  
貞求文表著之意汲汲焉而不敢後也然則古之以  
功業自見而恃文以傳者亦若是而已寧獨君哉銘  
曰  
智名勇功所謂達財隨而有獲繫乎時哉昔君用壯  
直奮無回乘于艱屯仕道以開轉丞試令績用恢恢  
駕車橫陽有沃西來孰稅而行孰軌而摧歸承燕休  
終于考台巖塢之丘封樹崑崙相爾嗣人視崇思贖  
凡物之生有覆有培人胡不然自伐其枝吾銘爾貽  
併泄尔哀

盧氏母碣銘

盧氏母杭州城東人徐姓諱妙安歸里中盧翁翁業

坐肆販繒母常佐之操竒贏聯什一稍稍致饒裕而  
儉順之化行於其家穆如也生男女一女適徐永亨  
男德恒治岐伯倉公鬼史區言為疾醫里人詣門求  
察脉無論富貴賤率與善藥士大夫稱之初德恒  
兒時行戲市中得道棄佩刀攜白母母變貌切責曰  
是豈無主物哉曷不待其還求審而歸之尔未成人  
已自利如是吾安望尔恣經日不解德恒自少即知  
不別義利母教實然也泰定四年母年七十七疾既  
盛語德恒曰汝能盡子道已惟當盡人道則我死其  
無憾又瞑目語諸孫曰勤讀書勤讀書語未終而逝  
二月十日也德恒買美楨為櫬具嚴衣為緘治喪制  
服壹遵禮經踐雨風涉濤江行求瑩域岡阜間兢兢

惴恐若或失之如是三年得錢塘縣定山范村之桐  
樹塢相墓者曰宜卜兆者曰吉迺以至順二年十二  
月庚申奉匱即窆窆之明年將植碣表墓請子銘而  
刻之予惟杭故俗家有喪用浮屠老氏之法建壇場  
設齋祠歌唄作樂越月踰時舉匱界之炎火拾燼骨  
投之深淵燕娛賓費數鉅萬以此相高滂曰吾不  
儉其親矣萬有一能營隙地湖山左右琢雕剝鏤為  
墓治隧又不過夸盛強飾觀遊往往艸未再宿而已  
夷為平陸其悖禮遠義日趨於薄於愛親乎何有今  
德恒卓然拔流俗推其自盡之心成是曰山之禮地  
不愛寶龜不祕智是開佳城以封以樹則夫致吾之  
孝以盡人之道固足以蔭藉其子若孫矣翁諱華卒

先十二年年六十八其墓徐村距桐樹塢數里而近  
孫男四浩澄杏子姿留孫女一德恒字仲庸治生厚  
交不為市道庶幾柳子厚所稱長安藥市宗清者子  
每資其液齊以為衰莫之防焉迺不辭而与之銘銘

曰

生則有養不覲其豐死則有藏不要其隆前林後岡  
函和葆冲是盧母阡百世維宗

園一道人墓碣銘并序

園一道人為老佛之學得其玄微而不滯於名相所  
謂遊方之外者也道人頽身廣顙蹙眉秀顙常所載  
履艸冠繩屨而已然其風神曠朗人望之如古仙劍  
客性嗜遊名山水在數百里間一筇徑造興盡即還

居鄉不為崖異而視世人用計巧取之術疾之甚于  
豺虎道人世居建之浦城諸祖以上皆有仕籍于宋  
族故大也既冠而遭兵燹間闕離析獨幸与其母媿  
出萬死一生中早暮調適百甘節時煥寒曰吾有母  
在它無恤焉蓋沒身孝養弥薦中徙縣東鄉秦寧里  
耕稼樵漁外託興吟嘯言皆根理天曆二年其歲已  
巳春秋七十又二以疾卒家九月十二日也明年至  
順元年正月某日葬大嶺下瀆原合于其配鄧氏之  
窆初道人無子已而有子其養子曰鐘嫡子曰鉉女  
二皆嫁里中人孫男四曾孫男二道人諱玉成姓李  
氏自號園一翁又別號翠陽子祖諱源父諱樸皆業  
儒道人葬後三年其方外友虛一先生趙君嗣琪自

京師來錢塘為予言道人世業行治如此請予銘其  
隧子聞莊周言去智与故故無天灾無物累無人非  
無鬼責若園一道人庶其似之矣為銘使刻置隧上  
銘曰

以知養恬而遊于玄生不百季樂哉其天

夷門老人杜君行簡墓碣銘并序

至元大德間儒生學士蒐講藝文紹隆製作禮樂之  
事盖彬彬乎太平極盛之觀矣然北汴南杭皆宋故  
都黎獻蓄長注注猶在有能參稽互訂交證所聞則  
起絕鑿於敗纒殘楮之中寄至音於清琴雅瑟之外  
雖道山藏室奉常禮寺亦將資之以為飾治之黼黻  
若予所識張君君錫杜君行簡則以汴人而皆客杭

最父于時梁集賢貢父高尚書彥敬鮮于都曹伯幾  
趙承旨子昂喬饒州仲山鄧侍講善之尤鑒古有清  
裁二君每上下其論議而諸公亦交相引重焉延祐  
初

朝廷首起君錫為大樂署丞將次及行簡而君錫死  
又數年行簡亦死士論盡然歎詩樂之不復振矣行  
簡杜氏諱敬其字行簡世居汴城中祖亨嘗有官勲  
父民鑑卒湖南道宣慰副使行簡自幼器識疑邃不  
与凡兒微遂為嬉戲事稍長學成研窮律本分刊音  
節悲憂愉快槩發於琴晴朝月夕入境俱勝觴詠方  
適促絃鼓一再行嚴涵清而啾蘭潔也學其學者其  
抑按吟猱皆有指法可傳行簡善書蓄古名人墨迹

歷代金石刻甚富然為好事者持去六無係吝性嗜  
酒客至傾壺倒榼盡醉益歡行簡少嘗以禮部令史  
從尚書柴公奉使安南還辟廣西帥府掾江淮行省  
又嘗署人匠提舉司都日江陰權辦官皆以不屑意  
未移時棄去大冠長裾優游湖山文酒間晚自稱夷  
門老人得年七十而終泰定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也其配李氏里中大姓女婦德母儀既順而恭卒後  
一年年若干子男二士元士謙也士元南臺察院書  
吏士謙浙東廉訪司書吏皆以儒貢孫男五孫女二  
俱幼士元士謙將自杭舟載其二麗歸卜汴南三家  
店之瑩以泰定四年某月某日就窆先事以狀請于  
東陽柳氏曰吾翁早從南北賢大夫士遊竊嘗有考

于藝文之事時非不偶而身不一試不肖孤行能之  
未著名譽之未立也即葬而無刻辭于隧其何以昭  
示來裔子幸哀而予之銘焉昔予與哭君錫京師有  
誄今行簡以禮葬銘焉乎辭銘曰

道和德順溢于聲雅南一濫琴孤鳴徽以白玉絃朱  
繩五音二少濁變清杜氏于琴若天成使和其音薦  
神明豈不為世躋隆平江湖遙夜占隕星鑿亡絃絕  
秋風驚夷山萬里開佳城魂兮歸來其永寧

元故太中大夫海道都遭運萬戶周公墓誌

銘并序

海道都遭運萬戶周公以元統元年十二月七日卒  
官明年正月十又七日自吳郡買舟載其柩北還還

用四月十三日葬所居鄉張寺里先塋之次其配汝南郡夫人王氏戒其子宗衰經泣拜請銘昔予漫仕與公同朝及考鄉進士試上京公為留守判官迨今西遊而公持漕節于吳每見益歡辱與之遊蓋餘二十年銘非予誰宜為公諱仲字信父衛之汲縣人曾祖諱祚金忠勇校尉步軍將官祖諱泉以公貴贈亞中大夫衛輝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汝南郡侯父諱麟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汝南郡公少警敏稍壯得推擇為山南淮西二道之廉訪書吏貢補吏部令史由樞密院掾為中書左司掾考成擢兵部主事建德路總管府推官崇祥院都事工部主事中書省檢校官進工部員外郎稍遷上都留

守司判官兼本路都摠管府判官兼推官出為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理問官揚州路總管改漕運萬戶歷十官皆不俟終更而惟建德推官未嘗上階自承務郎七遷而至太中大夫食正三品祿終其身公以文吏自奮於刀筆間挾通敏之質而達之于用應事制變它人首鼠不決公徐出片言裁其過甚而彌縫其缺失無不動合樞機揚州之政不隨不激人尤樂稱道之與人交悃悃無華父而彌親故其死聞者盡傷得年七十元配王氏先卒封汝南郡夫人男宗後配王夫人出也女長適王某次適郭某次未行銘曰  
粵有才焉際可而仕不屈於時亦敏於試爵為通侯

可謂既貴未及縣軍終于其位歸從先人丘首之義  
陵谷有遷吾銘斯跡

無為子碣銘

無為子少時遊方之內應物而不滯于物人謂其一  
代豪俊人也中歲去而遊方之外葆真而全其真形  
化而神不化雖列仙山澤之耀要不是過何其異哉  
無為子故儒家姓張氏諱悌字信甫居鄆之象山有  
別業在鄆城扁舟往來傲兀烟浪自視如鷗夷子皮  
然好結賓客重交遊肴觴左右具捐所有予人無吝  
色父嘗以戶門微罪當逮詣吏無為子奮前請繫曰  
父老願以身代雖萬罪不敢辭父藉以免奉親能備  
孝養而身與妻子衣糲食糲而已象山中大瀛海陶

隱居司馬鍊師之遺跡往往而在無為子早從方十  
習聞道家長生久視之說心竊識之既壯出遊南粵  
北燕回薄萬里獨愛武當神明之奧巖巒峭森溪谷  
靚窈鍊形服氣莫此為宜歸對妻子常語及之而妻  
子固不信也一日大會親戚故舊曰吾當去隱武當  
矣親戚故舊爭勸心之佯應曰諾詰旦引刀截髮解  
故衣被布衲偃屨著行滕佩鉢囊掉臂出門徑去頽  
語其家子古初尔善事尔母教育諸弟尔無以我繫  
其心也行涉重江至武當山依止紫霄宮師事其宮  
主張真人願執弟子役真人亮其確誠啓之道要授  
職首衆無為子晝則服勞薪水間與衆同苦甘滋味  
取其至薄者夜則危坐一榻脇不至席如是三年忽

晨起別衆衆方恠之則既化矣泰定四年四月二十日也得年四十八化三日道衆瘞之紫霄峰下計至家家人服喪如禮古初重遠先志不敢迎其躋歸因不茹葷血必期至山中樹碣以表其歲乃絕海來吳泣拜請辭昔子客鄴識無為子衆人中知其健敏可託以事而不知其能離智絕俗究竟生死偉特若是豈出世間法也必世之勇者而後能決致之歟無為子始娶許氏子男四曰古初曰謙曰弘曰惠女三其二已有歸其一夫銘曰  
生之謂寄而亡非其棄不亡者存是謂知生之類無為而為以貽之來世

劉彥明墓誌銘 并序

彥明諱德智字彥明姓劉氏世家于歙曾祖諱元佐祖諱儒望父諱震皆隱德不仕鄉里稱善人焉初彥明之父以張為後於劉生彥明四歲卒而張氏父固在實為之經紀家事教育彥明至於成人張五子其一天而其家素裕彥明无大父所深愛將使還後天者彥明泣對曰劉氏無子故以吾父後今既歿于劉氏明其為劉矣德智以一身繫劉氏之宗誠不敢重獲罪於吾父与劉氏也大父感其言而心彥明少知自厲於學好讀孫吳兵法旁究釋老方伎之書嘗曰是感疾已乃大悟求之四書浩有所得久而下筆為文覺其來源纒纒遂得由庠序選為建德路儒學正會教授闕進攝其事守郡者諷使文致直學之罪



彥明不為動俟間覆為辨說考滿入教授銓翰林院方薦為其屬而彥明翻然歸矣尋授永順等處軍民安撫司儒學教授未上中書刑部辟為其部令史官有齎怒於同列而將黜之彥明日無厭將及我投筆謝去於是都水監復羅而致之稍進壽福院掾壽福出納五臺諸寺錢糧其田入隸浙西數郡比歲浙西被水有司按實當檢放而院猶責償未已彥明適從其判官出行江南視其牘歎曰官民糧已罷徵吾院田能獨無傷乎悉命弛之諸使怒其專擅而卒亦無能奪其議者嘉興有豪民誣占寺田三百畝左證甚明而院所遣使速賂莫能決及彥明來請鬻路絕乃卒歸其田考成得將仕佐郎衢州路常山縣主簿滿

歲江西省有知其為者辟為掾新執政至杖一掾而掾實無罪彥明竟歸曰吾唯不能隨俗俯仰以至于是可再辱耶進將仕郎為平江路總管府知事平江劇部案牘叢脞彥明更之以無倦取其犯名義者一二事稍釐正之不激於奇不毀於隨暇則却騎入閭巷訪求耆舊啜茗縱談猶書生故態也閱再歲卒官下得年五十五天曆二年七月十四日也談者例譽儒生為政迂闊於事情而不知聖人之法制具於經儒能據經議法故達權而知變彼隨時重輕觀勢向背以竊取通人之名者豈所謂政哉彥明得於所學歷試內外階是以無失身敗名則亦未為無所見於世也彥明之配李氏姑女先卒子男二燁煜女二長

適徐梅次在室卜地得建德之淳安縣開化鄉駐馬  
原距家餘百里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寔先事其子煜  
具書世出爵年為狀不京兆杜原文乞子銘其言曰  
葬而不得銘猶無葬也子嘗識彥明京師知其為人  
而杜君又不輕於許予是可銘已彥明始字千里謂  
其取義之未廣也易以今字晚又晞知非子其詩文  
曰紫溪集鄉先生方公回為序而藏之于家家有仁  
本堂鄉相程公元鳳為大書揭之而陵陽羊公懋記  
之彥明之祖程公甥也所謂仁本者彥明固服而行  
之矣銘曰  
守經為不制變為通通故能介承之自躬彥明本仁  
由學以克及試於事事為之中考其成績學有始終

天不畀年歸于堂封有德有言遺後者豐尚百千年  
安此幽宮

于思容墓誌銘

邗為姬姓之國後迺去邑而氏漢廷尉定國族望東  
海子孫或即居或稍徙支縣廉衍尚為盛德之世朝  
列大夫益都般陽葇慶田賦總管于君思容之光亦  
自東海徙文登譜是徵也初金季季全據山東以叛  
其弟二太尉略地至文登君之祖諱祥隱里中方坐  
塾教諸生兵暴入為所掠見其儀狀偉岸挾刃臨之  
偪與俱行至益都稍即問計則亂以他語答之若闇  
於事機者然當其濫殺亦強諫止之亦全活甚多全  
受擒其妻揚舉眾歸

朝開行省山東因得署為其從事未久棄去娶臨朐蘇氏而家臨朐生君之父諱世傑讀書知學性高潔不与俗溷中年自放於酒聞宗平浩然南遊擊節自誓曰自晉失其御衣冠播遷中華禮樂萃于南土子將觀善於是而且以淵吾之子孫焉因僑家吳中三十年年七十四無疾卒是生思容思容諱欽少學於吳持其苦力自進弗懈宿儒老生皆折節与交集賢大學士郭公貫浙省平章高公昉尤深知之方以才辟為淮西廉訪使者書吏未數月而國子助教之命下矣洵擢山東廉訪司照磨在官三年再以國子助教起君會君服母喪除以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辟御史臺掾進御史臺照磨官拜南臺御史未行詹

事院奏為其院長史就拜監察御史遷中書左司都事又遷詹事院經歷中書左司員外郎御史臺都事太禧院奏除其屬壽福提管府同知中書省復以為兵部侍郎方出試田賦府到官未踰月卒官下得年五十至順四年七月十又八日卒之日也君器資宏達而文法敏明官山東時屬歲大饑嘗行縣至濱棣濱棣徬海民尤艱窘君為之發廩勸分計口以哺之禁防周密民實受惠而免於死徙泰定初元姦黨未盡誅君為書數百言極陳逆順從違之故請早正其罪以繫者皆顯臣要官聞者為之縮頭在左司叅決機務在臺端振肅風紀皆據經守律不務刻深而忌者往往因其銳進構為誣語以讒沮之其出為提

管也。公藉是進秩之名而陰以抑退之耳。雖不幸遂至大故，然使人有不盡用之嗟，則君未為無所見於時而死也。昔君之父死，吳中革其隴于吳，自曾祖妣祖妣及其母高氏六喪皆在淺土。君解山東照磨，持母喪時始卜地于益都城南十里，聖城阜之原而序葬焉。今君之子將奉君柩其地，次迺為書具其世出歷官行治，請某識諸其幽。某嘗辱與君友，其再為助教，某實薦起之。洎某補外，而君始顯，用未及十年，已有幽明之間。銘固不可以不之予也。君之父以君貴，贈至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河內郡伯。妣高氏周氏並封河內郡君，而君周氏出也。君娶金氏，亦封河內郡君。君有男二，曰潛，曰溥。女三，其二已行。

其一尚勞君官京師，嘗題其齋曰「曩空」而記之。其所自得可知。已銘曰：

學焉而仕行，其所知我安以徐。彼競於馳，方其欲翕。有或張之謂天，匪私亦駁。子隨貴而不年，則將尤誰。有子承家貽爾慶，墓不朽者存。琢此銘詩。

元故武略將軍鄧州新軍萬戶府管軍下千戶贈武義將軍飛騎尉追封靜安縣男新公

墓碑銘并序

自靳氏得姓而其事略見於楚漢之策書。至近世升名宦牒始斑斑有人，而楚產固無聞焉。何其土風之特異也。武略將軍鄧州新軍萬戶府管軍下千戶贈武義將軍飛騎尉追封靜安縣男新公世家河內其

父轉徙兵間行次真定之深州靜安縣人劉氏妻  
以息女遂依之以居生子男七長即公壬辰歲河南  
此始伍民為軍而劉氏在籍中公以孫甥當行隸史  
都督麾下屯樊城攻襄陽渡漢沔實能以林勇自効  
阿木元帥見而奇之拔為帳前至元三年從破劉義  
受賞統鈔五十貫五年領衆脩曰何因與萬戶燕只  
吉歹蕩平大洪山黃仙洞諸險隘計功班賞有差九  
年下樊襄公以先登再被醜賞及破沙洋新城進受  
省擢為管軍百戶十二年二月追敗宋殿帥孫席巨  
奪其所乘舟丞相伯顏忠武王壯之手取白金百兩  
寶刀一具以賜十一月常州城破錄其功真授管軍  
百戶階忠顯校尉十三年三月江南平丞相奏凱還

朝公從入覲例錫罷衣鞍轡又賜統  
若曰新其爵不酬功吾將有以厚之其署管軍千  
兼西峽渡提舉四月命下得佩銀符進階承信校  
時越閩山區海聚間民相挺為亂謀報交午行省  
有調度必命公以全帥備左右拒若沙縣之廖平  
漳州之陳吊眼建寧之黃華皆其講築黠者  
出其伐叛招携之謀動必制勝其入  
黃朝奉王振都而生獲其將陳統制  
其大校黃叅謀劉發陳士良等數十  
舉白金椀二柱其勞烈就命撫安羅  
縣為之署官置吏民得樂生興事如  
朝命始用丞相之薦授公武略將軍

千戶重功次也廿一年復從忙古台丞入朝右丞  
為言功狀上嘉賞不置賚以嚴衣弓天且重錫  
金符就升管軍中千戶未上樞密院申定兵制復  
下千戶九年公年六十四請于萬戶府曰昔吾早從  
征討行冒矢石身被瘡癘壯強嚴虛老成領得  
放歸田里以終莫齒而令男檜繼職我府上其  
報下如章公即日駕輕車北歸倘得雞豚社酒間  
閱四歲遂卒時則某年某月某日也得壽若平葬某  
縣某原祔以其配某氏公軀幹碩力能挽命中  
奮身戎行積勲受爵而尤為伯顏忠武王阿木武宣  
王所知平居輕財重義禮賢下士恂固儒者也初  
越閩之叛諸軍爭致生口公得男女老弱控若干人

會中秋家宴公厚飲食之且戒曰尔不幸廢於叛黨  
今首惡服誅亦良民耳誠能召其所親來吾將悉縱  
遣尔已乃間有來者因令自相保任散還鄉里明年  
及期所縱男女扶携來謝且大作齋祠祈以福報有  
陳生某嘗業儒亦在俘中公亟命之寇帶使教二子  
以學又為請諸當路官之庠校間世言武將出其慄  
銳乘時致功業犯道家所忌而不知以仁勝不仁固  
若時雨之澤物而非以為物之厲也蓋觀于斯氏之  
世而可言矣公諱忠其父諱用則始家靜安者也初  
室張氏生檜忠顯校尉鄧州新軍萬戶府下千戶女  
適張某繼室余氏生汝舟奉訓大夫江浙等處行中  
書省檢校官汝霖早世女適王克茂孫男二贊今嚴

為千戶鎮守黃蘄贊方從學孫女一適李某泰定初  
有  
詔推恩内外文武目工用其爵秩追榮考妣至于三  
世乃贈公武義將軍鄧州新軍萬戶府管軍下千戶  
飛騎尉追封靜安縣男張氏余氏並封靜安縣君汝  
舟強學敏用詳於議法方為時所不吝是能大其門  
者比歲官枕某嘗与之遊焉願謂某曰吾父起行伍  
有官勲而質直無華嗜善好義施及于我子孫尚竊  
祿食以不墜其宗使無文字鏡之隧石以昭德訓嗣  
其謂斯何敢再拜請辭某曰孝子仁人之志其其可  
重遠之廼據其事狀序次如右又繫之銘銘曰  
在至元初元運動興輯其武功四方  
小校

各揚其英發必有中敵來無勅若時兩降庶物憑生  
劉錫斯氏探甲從征自振行間以善戰名賈勇濟漢  
先登蹴荆計功受賞百金為輕雖長千夫寵祿禾贏  
曰吾忠哉惟所指令山疆海蜃汝千大刑首惡既殲  
庶孽為清夷凶獲醜載世承寧吾老有子願服踐更  
庶幾畢景仰首皇明公今已矣墓栢青青子材良  
列官外廷爵以疇庸循序而升紫綬金魚卹典宜膺  
漏泉之澤赤矣明靈本武經文沒有餘榮有子而今  
卒大其成閭左徵兵丁壯于行河朔之間屢無遺岷  
彼薦草莽此嚴冠纓公在師中惟其血誠老氏若曰  
累善如登尔子尔孫世篤忠貞文于冢石以鴻厥聲

馬仲珍墓誌銘并序

睦州詩在唐中季有章惲律方處士李建州在宗渡江後有高師魯滕元秀皆清峻簡遠各自名家仲珍嚴其芳華泚其膏潤問詩法於耆老成人盡得肯綮措意遣辭初猶稍尚葩澤晚更脫略邊幅直窺微妙往往年自為卷而製名述序要有深意統曰歲遷凡四十卷溢之為銘贊記序雜古賦又十有二卷亦各自名編蓋其學本之經驗之人事而槩發之於言故能致多如是然反而求之見其約不見其博嗚呼仲珍死矣詩當得傳如前數公無疑爵位功業孰久孰近何足計哉仲珍姓馬氏諱瑩其字仲珍世家建德縣之新亭鄉族故大也乾道淳熙間有与微文公仕學相上下官至禮部尚書諱大同者於仲珍為七世

林祖矣曾祖諱治鳳祖諱之文父諱維桂皆畜德不試毋僕氏亦里中望宗仲珍少而穎發長益潛深精研經史旁連諸子百家下逮山經地志謠俗方言朝披夕攬塞華齊英中雖醲郁而外實夷澹鄉鄰子弟來學往教就其矩度莫不卓見端緒一時名人勝士景向聲求郵詩頽交爭取力稅延祐科興議者品量人材咸謂仲珍有以自効而宥司苟知仲珍亦咸望其出奇一勝以售其明始用春秋舉上不利後更用禮記亦不利人意仲珍怠矣方益厲氣賈勇為其文不少輟久之彙次所著五經大義四書答疑及自問自荅策合若干篇題曰困天集而其志孤矣仲珍嘗倣漢魏樂府辭唐柳柳州新體製



皇元鏡歌鼓吹曲十有二章將橐之走京師巽塵  
乙夜之覽而未及脫葉又嘗手選唐五百家詩五卷  
宋南渡諸家詩一卷別有講義讀書記各二卷藏于  
家其學橫鶩捷出如車適御矢破的也仲珍娶翁氏  
生子男二曰鈞曰鉉孫男一仲珍病時始生命其名  
瀚仲珍生至元庚辰卒元統甲戌得年五十五閑居  
喜自脩飾或佳客時至情景俱勝促觴命醕取琴鼓  
一再行自吹洞簫倚歌和之一毫不以貧窶累其心  
自署號雪夢居士天趣自得可涯溪哉元統元年子  
客吳下臘將盡仲珍扁舟歛門語夜叅半請曰夫子  
知我文莫為有司為則有以振我度歲別婦神邑揚  
揚子方張之期其晚達是冬子東還次睦則聞仲珍

十一月十五日以疾卒家先一日力疾語子鈞曰我  
死必求柳先生銘不得銘則無以葬鈞既卜藏域馮  
塢祖塋之次惟食將以明年某月某甲子窆迺具行  
治為狀表經踵吾廬泣拜道遺命請辭嗚呼子尚忍  
不銘吾友也耶銘曰

孰昌其詩不售于藝亦嗇其年而卒珍瘁得深行遠  
要以永世我銘斯所質之無媿

元故奉政大夫僉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  
事崔公墓碑銘并序

從仕郎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理問所知事崔敏  
數千里貽書諗貫曰敏之大墓在神山自曾祖仕衛  
再世葬胙城胙城濱古河道河雖別流而漂砂擁礫

冒沒人廬舍冢墓勢如潮汐不可遏止比歲先人卒  
 官湖南還十兆域得大梁開封墻堡里小邊村維食  
 因奉遷二祖之靈而以先人序葬其次今十又七年  
 矣隧間之石未有刻辭惟先人之友獨先生在先生  
 嘗司誅于奉常其言信能昭德表行敢具列官世行  
 治壽年卒菜終始為狀而以銘累先生貫應曰而父  
 雅知子文銘子職也迺序而銘焉序曰崔氏出姜姓  
 齊丁公伋之子食采於崔遂目以氏世違宗滋僑居  
 占徙代序莫詳金心大間有諱世英者如自惠州神  
 山縣以軍帥後戰北口蹈難死弟諱德茂龍其職會  
 天兵南下遂以全師効順得授左副元帥領所部鎮  
 神山後以城變遇害元帥之子諱義隸史開府幕下

有善文法聲累遷輝州安撫使兼屯田提領即居脰  
 城以葬者也湖南公諱良承字仲欽少靜密有為讀  
 書知大義薄遊錢塘以材請自致江淮行省署為理  
 問所令史進浙東宣慰司令史上官善其幹敏每出  
 專征伐行幹財計必擇公以從公亦樂為之輸誠贊  
 理考滿授將仕佐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知事尋辟  
 江浙行省掾稍遷從仕郎袁州路分宜縣丞未上辟  
 宮師府掾超受承事郎江浙省理問所知事時執政  
 方病二浙鹽法之弊而莫究其窟卻迺出公循行諸  
 場推見隱訕而因以時施置之法既不煩賦亦易贏  
 治辨而還眾益才之既代選補中書左曹掾明年擢  
 戶部主事階承直郎勾校簿書綜覈出入勞績弥顯

又明年陞奉訓大夫中書左司都事遷奉議大夫宗  
正府左右司郎中御史臺復奏以為監察御史出按  
事山東未還選授奉政大夫僉嶺北湖南道肅政廉  
訪司事在官七閱月分按衡全求寶慶武岡五路涖  
治精嚴訊獄詳允雖受劾被黜罰而人不以為苛道  
病還卒潭州治西至治元年六月十又六日也得年  
六十一娶王氏特封昨城縣君子一敏也嘗以國子  
生從貫學治經介然有立女二長適中順大夫漢陽  
知府兼管内勸農事廬恂次適承事郎太常禮儀院  
郊祀署丞續欽祖孫男四性學志學禮學嗣學孫女  
一未行葬以卒之明年春三月某甲子曾祖左副元  
帥府君祖安撫府君父諱慶河南河北等處絲銀人

匠提領始又徙大梁為大梁人以公貴贈奉訓大夫  
禮部郎中飛騎尉昨城縣男母蕭夫人追封昨城縣  
君邊村之瑩安撫居北之中禮部居左皆以其配祔  
公平居恂恂安言徐視未嘗以氣加人而其中所治  
信剛果亮直不為回撓故于吏治能執常御變機張  
鍵閉于情無不盡而于法無所損益五辟掾六遷官  
皆典章法令之攸司識其統體持其綱要于薄物細  
故豁如也方出節觀風奄至大故識者惜不盡用而  
為世道人才計者至今猶有憾焉公自戶部左司暨  
登六察與貫並居京師遊好最稔而公制行之詳  
以能載之于銘亦莫宜于貫貫茲銘公是以無讓銘  
曰

繫齊庶姓有食于崔別氏承宗燕及雲來基德之厚  
若種而培維忠維孝則固後苗自公始奮名允藝而  
木則有松馬則有駉揚中踐外其立不回憲物容典  
式時討裁丞丞成入暨暨達財天固予之又軋而摧  
其摧昌以不至焉台翼子貽孫既條既枚非承孰引  
非用無恢墻堡之虛雙表崔崑琢此銘詩尚有徵哉  
故宋宣教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林公墓  
碑銘 并序

諸姬之庶姓有以字為林氏者子孫世仕于魯之季  
氏而放為孔門弟子元和姓纂謂比干有子逃之長  
林遂以繫氏夾漈通志辨其非矣自周而降歷千有  
餘年族散宗遷邈不可考而南粵東甌相繼特起以  
科目宦學相高洽于季宋東甌无盛雖同州黨然各  
目為譜緒系不明蓋非一日之積也東甌別譜有居  
於永嘉華蓋鄉黃石山下者自宋武經大夫知柳州  
軍州事諱潛孫始顯而公其嗣子摧景定壬戌丙科  
賜同進士出身調帝州司戶參軍再調福州觀察推  
官未上廣西經畧安撫使辟為梧州軍事判官留佐  
幕府尋除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用薦改京秩階宣  
教郎遷樞密院編修官以養親辭不拜方遭內艱而  
宋既改物遂得高蹈遠引全其不仕之節而著其歸  
潔之義天固厚幸之矣公諱壽字壽玉一字州玉曾  
祖諱師正宋將仕郎祖諱武受業紫陽文公之門人  
服膺中庸尚絀之訓以碩儒望里中用特科入官滿

河池尉退而講學于家卒以柳州息贈朝散郎父柳  
州治孫吳尉子司馬法登武舉進士第田普州徙  
柳州其家始因之以大者也公初任常州州庾儲粟  
餘萬斛歲久將腐公白郡請辨陳均給粟得不耗守  
服其能嘗受檄慮囚囚有具獄當其衆死者吏抱成  
案前請公占署公閉未究一問得其誣服之情  
平反上之囚以不死又嘗攝臺興無錫邑皆先教  
後禁治之以靜其邑知公而薦之於朝者魏公克思  
趙公與植孫公嘉趙公與積常公林陳公昉林公洽  
陳公懋欽也凡是數公皆名卿賢大夫其所稱可非  
苟然者始孫公將持薦公公辭以資淺宜先元僚孫  
公義之立為奏而次迹遂及於公時公纔三十餘

耳使其老智慮於更嘗究歎為於充聞其至詎可量  
哉公自少抱負不碌碌要有試於時中罹艱棘歛  
其鋒鏗益磨礪淬厲於孝以故卒就平實其居鄉處  
族嫻有惠利可以及人雖畜已弗顧也李弟繼諸葛  
氏無子死公割已產擇於其黨立浚承宗孝內外族  
貧不能卒之喪無一毫係吝曰此吾孔氏家法也端  
居二十年寄情吟咏自號蓋峯散人元貞丙申得年  
五十八以其春三月十日示微疾命卒扶起坐正冠  
襟而卒此豈無得者哉公娶諸葛氏先卒子男二長  
曰堅天次曰堂女一適將仕郎曾怡老孫男二鋤錫  
曾孫男二淮浩自初喪葬廬于建牙鄉郭溪黃岡柳  
州墓下令下得巖吉將迁窆于厝符鄉信壘之原於

是堂為處州路儒學教授以其友鄉貢進士章仕堯  
所次事狀千里具書致幣請銘其窳而予友溫台等  
處海運千戶趙君大納比宰永嘉常以事過公里下  
瞻喬木之陰歎人門之美設飲每為予言之固已悉  
夫林氏之世矣尚何諫墓之嫌哉嗟乎薄社為壘而  
郤鼎致賂吾不為教臣之通播而為殷士之裸將不  
為澤畔之憔悴而為遠游之娛戲公之素志蓋不然  
也然而所積者厚所養者深谷駒自禁而繡帛弗加  
因得以葆勝舍之繁遂元亮之高沒餘二紀而子孫  
之數箇益敏詩書之銓艾愈豐銘以昭德不鄙屬筆  
於子以烏乎辭銘曰  
顯允林宗世服于礼公纂其華繩以其美方序而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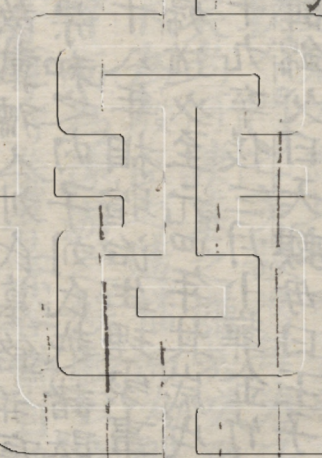
胡遜於肥鳳縹鷁退擊乎其時藝仁之孰艱則致裕  
未耄而嗟何奪之遽歟教百年壽苟无遺祭于社主  
過者垂涕膺符之鄉啓茲封域有錄銘章用訓無斁

元故戴孺人刘氏墓銘并序

里中戴暄景和之内子刘氏越諸暨人生二十一年  
婦暄婦三十八年相暄治生理家事舅姑字兒釋和  
宗黨甚得婦道以至元四年其歲戊寅秋七月三日  
卒家年五十九卒後三月卜葬金竹塢其日九月癸  
酉也刘氏諱錦父曰天麟母曰王子男二直良元女  
一適趙仁本孫男三恭温安女一俱勇比歲良以父  
命來後享于治經今年春月泉書院任為直學試肅  
政府婦而母病聘醫致禱無所不至閱四月遂以不

起於是暄失良配哀不勝情將葬復遣良哀經款門  
乞鉞鑽石乃為之辭曰  
婦則母儀觀于而家方豈而悴有戚其嗟維以昭之  
銘則非夸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二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二

墓誌銘

故宋孫明府碣銘

至元十三年八月

王師渡錢塘下浙東所在釋騷通直郎知臨海縣事  
四明孫君奉其母黃夫人在官以養及冬將代命家  
人御之先歸以避其鋒既受代即辭還次柵墟逢鄉  
人言夫人復往臨海且數日君窘皇退奔及之而大  
兵已薄城下則與一力躬負板輿窮日兼行莫將先  
入未至遇兵母子遂俱蹈難死十二月二十五日也  
一力脫身以其計馳告家明年二月某甲子奉衣冠  
祔郵縣環村吳巖先塋之次夫人得年若干而君纔

四十耳君以父蔭入官初調潭州司戶參軍轉建昌  
軍紹興府錄事參軍舉貢及格改宣教郎宰臨海稍  
進通直郎三試郡曹一領劇縣錚錚有能聲舉君陞  
少者葉公夢鼎王公應麟湯公漢翁公合而葉公尤  
深知君謂其少年能自植立奉母尤盡孝養要為有  
所見而云也黃夫人於君嚴而有恩公退莫歸必詰  
其所理之政苟至平允則喜溢顏間一或未然深加  
責譙曰我見尔父決事多當否迺易知耳君之先事  
慮患將以置母於安全母之不舍其子復將相依以  
生是皆骨肉之深愛母子不能自已之至情而亦豈  
料夫禍釁之起乃常出於智巧之外然則自盡吾孝  
自盡吾誠雖死猶生尚何憊哉君諱璿字壽朋孫氏

系出河朔九世祖全照有功澶州當補牙校以讓其  
季而南遊吳越占籍于鄞之甬東廂為鄞人是生宗  
顯宗顯生忠忠生周周生義端義端生諤諤生允諤  
布衣領秀縣昌國權酷而卒喪在殯權所火起烈焰  
次及之允伏柩上呼號哭踊繼之以血戶牖廬落皆  
燬獨荒塗筵几儼存一邑震異允於君為曾祖特授  
承務致仕承務生枝與其子起子同登嘉定七年進  
士第於君為祖以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累贈朝散  
大夫南嶽二子起子顛質顛質君父仕至朝散大夫  
工部侍郎南嶽早從宣猷樓公端憲沈公正猷袁公  
游及見徽國文公而證其所受邃學雄文望于一時  
嘉定更化嘗詣公車拜疏極言天下大計不見省罷



歸慨然欲用其學所著書曰海上藁箴于家孫氏八世二百年善植而益滋孝鍾而屢顯積誠累德天實臨之人實信之然能致祝融回祿之潛燹息燼而不能使斧蟾鋒蝟之回面革心豈天道無知有時或然而其可恃者則未昧也君娶莊氏子男一嗣明將仕郎死亦三十年孫男三元序元佐元蒙曾孫男十有一重紀至元五年其歲己卯距君葬六十三年矣貫游郵還次餘姚元蒙客授是州道君死事悒悒不勝哀恫若欲祈賈為辭以泄其湮鬱之思而重於言焉又明年至正之元貫蒙

恩召還禁林元蒙迺以其狀并錄三世幽堂之誌寓書拳拳申前請貫悲君之違難懼凶者如彼而喜其嗣慶紹聞者如此則為序而銘之銘曰  
生孰爵之死孰搏之母子天性孰構虐之母實有子子實有社韋生遄死駢首膏野維孝維慈有不亡者尔世工儒蓄盛涵深將騫將翔鍛羽而沉有令子孫思廣德音不昧維神尚赫其臨

瀏陽州學教授張君繼之墓誌銘

繼之姓張氏諱繼祖字繼之世居婺之金華為金華人張氏出軒轅之後軒轅氏五子其一為弓正以其業氏唐有龜齡始居金華後乃去隱東海上龜齡即志和自稱玄真子灼波釣徒者也至今縣多張氏尚皆稱龜齡之裔然代遠宗湮莫可考矣曾大父諱宗義大父諱大能父諱景燾三世皆隱約田間力田以

自封殖而其家浸裕則始於大父繼之早孤大父知  
為令器特愛異之使從學城中而繼之亦克自奮厲  
課誦讀晨夜不輟天未曙挾冊映簷光而諷繹之夜  
分燈屢涸猶吾伊未絕養其氣以充其所學充其學  
以必見於行其志暇如也延祐間郡上其才行得署  
饒州龍溪書院山長孝弟成遂調瀏陽州學教授至  
則究心學政復其侵田為之圖其廣狹之形稽其少  
畝之實刻石學官以防姦制弊會守貳闕大府檄繼  
之攝承郡事時歲荐侵道殫相枕藉方下令勸分賑  
飢繼之為設方畧使持券左入受粟右出區畫既定  
眾無壅闕竟事帖帖無譁二年以大父喪棄歸視封  
寔道遠子告滿百日以例免重紀至元三年再至湖

南選將赴調京師未行而卒五年己卯十月廿三日  
也繼之沉毅質敏言論愷慷要為叢必有合於義必  
讀史至魯仲連傳見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  
奮然抵几曰士當如是而已其於嗜善疾惡如口之  
於味無弗得也大德中縣有隸黠吏酗虐於民民皆  
恇怯莫敢觸其鋒者繼之疏其姦狀訴之部使者詞  
直理順卒寘吏於法而繼之亦無幾微見於顏面繼  
之之有蘊于中者百未一試而遂死矣使其再轉得  
百里之地以少展其志其所樹立有足觀哉繼之生  
至元丁未得壽五十三娶唐氏子男三道慶道生道  
友孫男三墳填坦孫女一尚幼葬得吉卜于資善里  
天山之麓將以至正元年十月辛卯寔道生以潛溪

宋濂所次狀來泣拜請銘予惜繼之有致用之才而不幸湮鬱弗獲自致於用迺為序而銘之以慰繼之於土中而且以塞道生之哀思焉銘曰

玄真自放于岐于漁以游乎玄樂道著書長山之陽有植其間世德綿綿不論以胥繼之強學莢聞於儒耕不逢年豈繫菑畲有子而今尚食其腴載德維辭刻在幽墟

元故將仕郎婺州路義烏縣主簿贈巫中大

夫東平路揔管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張

公墓碑銘有序

南宮張氏其先蓋安平人金季嘗徙宣德又徙南宮南宮為真定府所統縣故張氏塋在其縣將相西鄉

北杜村將仕郎婺州路義烏縣主簿府君祔第三域府君卒葬二十五年而其子國維自吏部侍郎出守濟寧升秩三品贈府君至東平路揔管階亞中大夫勲輕車都尉爵清河郡侯國維服承休寵循念先德將鑽石揭辭以貽世訓嗣乃使來請文則為序而銘之序曰府君諱演字某勞知力學長以文法無害推擇為其府掾宋平大選州縣官屬燕南按察使適以府君名上初試潭州湘陰縣丞改江西權茶都轉運使司知事行御史臺察廉舉其績遷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司知事在官以病免廉訪使者復狀府君遺逸上之調瑞州瑞昌縣主簿兼尉秩滿真主建康漂陽簿漂陽升州移義烏府君時年七十又一國維由

四十一  
中書東曹掾擢江湖行省左右司都事當以事如溫  
州謁告來拜府君捧觴上壽意愉愉如也期以冬還  
奉府君就養錢塘未及期而旋笑語益懽曰吾僕亦  
久矣是夕疾作因留侍醫藥踰兼旬而卒即載其柩  
與北歸又四年始得視窆卒以大德五年十月廿一  
日窆以九年某月某日府君在江西值中更茶法或  
謂宜倍賦府君獨言江南新定多取以自利不若薄  
征以利人議者多是府君法得不改在瑞昌完膏廩  
署興起學舍作大役而力田之農見其楹桷之煖羨  
而不見徵發之及已比境有疑獄當讞輒移府君就  
鞠雖鉤得其情而論法常務平允在漂陽歲部糧時  
大旱貧民實不能具春藁出俸錢市粟代入其輸來

義烏未久民知其善人長者喪行巷哭皆哀盡府君  
外柔和中健敏居官治家細行必飭方是時同府  
舊寮多列顯要府君能一抑首降氣則羨爵豐祿可  
指取也然養完守固坎壈終身而蓄其贏餘卒受榮  
名之報其必於天者何若是信哉府君之父諱德林  
贈中順大夫中山府知府上騎都尉追封清河郡伯  
母石氏清河郡君府君之配清河郡夫人白氏先卒  
子男二國綱管領真定打捕民匠提管國維亞中大  
夫濟寧路提管兼管內勸農事兼本路諸軍與魯繼  
配苗氏無子卒林氏亦卒子男一國紀孫男八樞棟  
朴早卒某某昌寧永安孫女五國維字輔卿應十  
官嘗以德安屯田總管出議鹽法山東其所因革定

著為令材問蔚然為時知名人故郵典行得褒贈府君自朝散大夫冀州尹上騎都尉清河郡伯以載膺令秩蓋古之人祿不還養則無以及手親而迺茲克自樹立尚徽夫沛渥以有爵級勸忠興孝之道抑良顯矣繫之銘銘曰  
君子觀時用謙治盈惟卒舒舒不漬尔成繫彼流坎既抵既平疏為濤瀾亦順無傾昔公仕初豈有過計必即其優必要其至矧是沒身間闕二紀乃承寵章乃顯奕世本於天者有抑斯崇氣至誠存聲竅徐通不錮其微不枿其充穠之藜之穫之屢豐是豐匪多公子令善世猷以升惟克允踐  
大帝昇於侯圭侯冕賁于泉幽碩碩憲憲公侯之宗

墓則有儀桓碑六尺載跋以龜爰刻斯銘釁塗用儀  
來省來瞻孫曾具宜

塔銘

萬壽長老佛心寶印大禪師生塔碑銘并序  
佛心寶印大禪師正席萬壽十有七年諸緣既稔百廢具備言隨道流緇素歸仰其大弟子等因入室次合掌稽首而白師曰身如虛空緣有患生剎那應劫形蛻神留昔吾佛祖觀法達變雖存不存示作標指是宰塔波何間生滅以幻待幻者非幻者我諸比丘將為大師鑿深攻堅豫一藏域辟則聚沙即以成佛豈不百年非見實見於是禪師植佛微笑為作證明塔成其崇三十尺而趾之廣三分稠二在高梁河西

漆園昔金天會中萬壽初祖青州辯和尚提洞山宗  
旨鳴道發源闕代二十有八而禪師實纂其緒以大  
其承禪師名思慧字訥翁建寧浦城黃氏子家世文  
儒學甫究轉徙齊魯遂依東平鞍山新公年十九新  
為祝髮授具出見東峰滿靈巖順皆噴噴器許瓶笠  
遊京首參林泉倫公復從東川讓公拈機英朗川信  
以衣頌命開堂勘驗學者出世夾山遷盤山又遷中  
山乾明退隱萬壽會萬壽席虛衆請補處三遷而後  
即事凡備嚴祖德會同二塔築丈室東軒作聖壽下  
生院新邸舍復侵田種種勝目皆以慈忍力而得成  
就名德彰升

仁宗皇帝詔錫銀章領曹洞正宗諸方衲子來學京

師以萬壽為法奧青州為不死嗣音有人信我天童  
雲外岫公在江之南最號洞山星鳳將示化遺戒其  
徒奉書疏走半萬里起禪師脩丹霞宏智故事禪師  
曰吾住山三十年如孤舟抵岸倚著自在何能以身  
而更狗物即拈香為岫說法謝遣未意然則是諸比  
丘累塔信道而期之永壽者不猶贖乎解梁柳賁時  
官頌臺輶函聞賂爰作序偈曰  
塔在世間吹累一塵載地不靡學山與鄰陶甃琢石  
有衷有因成之自我以為神若何必見分別同異  
謂是法身無生滅義生知涅槃滅見舍利人塔強名  
等無二器衆諦之來顛倒其中以鏡取照影實形空  
我訊萬壽非廓而通我瞻靈峰非積而充是浮圖身

號寶印恆本無所藏由智願集但見勝光後一豪入  
如琉璃樹如黍珠粒自性圓明著處現前一爪髮膚  
毛孔萬千對此瓦石說法熾然我尔重來後五百年  
墓表

元贈承事郎婺州路浦江縣尹金府君所表  
府君姓金氏自其上世占民數婺州浦江縣至府君  
尤愿慤有称于鄉蓋晚而見其子德潤仕學有端緒  
遂以考終迨祐三年去其葬八年德潤寔來京師具  
凡世業行治巧文翰林學士丞百廣平程公亦既植  
碣隧上又七年為至治三年

今天子始正大寶下詔改元嘉惠旨工寵及其先由  
受褒卹之制自一品而下正從品各七階官勲爵次

差於德潤以承事郎為常州路宜興州判官品在  
第七得贈封父母妻明年五月

命下即用所得官贈府君承事郎婺州路浦江縣尹  
其配吳氏追封宜人德潤拜受感泣尋以書走京師  
乞辭於其鄉之友柳贊曰惟吾父流慶啓祀以施及  
於德潤故德潤自著仕籍四遷而忝今秩遭逢

聖代廣孝崇仁遂徼

渥澤被飾泉壤實惟疎逖小目之至榮然累善成德  
不耀于躬而卒迨昭于我後人者抑有自來德潤將

謁告大府歸奉

命書哭奠墓次若假茲寔石劖識厥羨以示子孫則  
於法為宜敢藉是有請贊方執筆隸奉常以誅行銘

功為賦而君又以義請而可以讓昔吾鄉先生陳文  
發公有言浦江在婺為山邑非賓客商賈之所奔湊  
民生其間往往樸茂質實力農務本恥於華言偽行  
而長吏至則相與安樂之雖古書傳所載禮義之俗  
不過如此蓋自以為他邑所未見以贊芳所逮聞則  
若府君之輩汎濟伍幾足以當之而今四十年中日  
遷月革寢與向異力農務本之習亦少衰矣觀府君  
克篤於其身而有俟於其子孫則樸茂質實之遺其  
報施又近豈不卓然可徵哉然則為之後者無愧於  
其先則無愧於其鄉所以承藉

國家之休寵以自託賴其來襲者庶其在是府君有  
三男子其中子則德潤也吏部方錄其平獄之効將  
叙勞進秩駸駸用於時金氏忠孝之澤其益滋乎泰  
定元年歲在甲子秋七月初吉徵事郎太常博士柳  
贊撰

代張公作官原墓表

先君棄諸孤時某蓋始仕祿不逮養也於是太夫人  
方未衰某迎侍官僕鄂遂來京師忽念歸曰吾廢人  
事不復出已既數年即世距先君卒十有九年後六  
年為至大二年始忍死啓先君之殯合葬于官原地  
次其明年某登

朝叅議樞密院入中書為左司郎中屬

武宗皇帝推恩內外詔凡臣工咸得追寵其先遂贈  
先君中順大夫上騎都尉封清河郡伯太夫人清河



郡君亡幾某自免歸奉

誥哭奠墓下且將脩治先廬冀朝夕護眎松柏重伸  
霜露之思而兩浙轉運使命下復隨傳去又六年

今天子大廣孝治申定褒典自一品而下正從品各  
七階官勲爵次差某適以非才備數忝議中書省事  
秩視三品得贈封二代於是先祖贈中順大夫禮部  
侍郎上騎都尉封河內郡伯祖妣劉夫人河內郡君  
先君贈亞中大夫秘書太監輕車都尉封河內郡侯  
先妣河內郡夫人又明年某由叅知政事除工部尚  
書數月遷宣政副使品在第二有司加贈封如制乃  
進先祖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河內郡侯  
祖妣河內郡夫人先君中奉大夫中書叅知政事護

軍河內郡公先妣封如故某材智淺下弗克肖似每  
惟先君訓言在耳敬已勤

上夙夜朝躬故自出入班著餘三十年致茲忝竊塵  
列侍從有祿有位是皆祖考積善成仁不享其隆以  
施及於某遂得遭值

聖明澤露幽壤重封繁爵褒榮光大實維

國家寵綏臣子之至恩然稽厥世美則所以委社稷  
貺于我後人者抑有自矣先君履行卒葬之詳有隧  
道之碑此不著著其顯受

命數於

兩朝而可以比賴來稟者如右延祐五年歲在戊午  
三月十五日丙子男中奉大夫宣政副使某表

武德將軍劉公墓表

武德將軍盜都淄萊萬戶府管軍千戶劉公既歿葬之幾年其孫源龍爵鎮守龍興將北歸其鄉樹碑公墓著其功伐表示來世翰林直學士李君伯瞻為之請辭於余蓋千戶初起民伍署為軍校在滕國武懿公麾下為材勇善騎射每攻城掠地常先登陷陣最其功籍至錫金符長千夫固宜錄之忠武將佐之略矣學士武懿孫也余嘗撰次武懿功行文之建昌新廟之碑知其善戰善陣而能克成取勲者抑豈無資於爪牙之助哉謹按千戶諱用世家遼東自其父諱福始以

親王移相哥管驅戶官耒居淄川故今為淄川人福

既老千戶遂承其職至元六年以丁戶隸軍簿郡檄權署千戶九年武懿受

詔南攻襄樊千戶實以其軍從三月破土城先登以功受賞十年正月破樊城又有功第其次上之迺真受

宣命以千戶領元管軍十二月破武磯堡據其木柵四重決濠水灌城中即以其旣樹雲梯登陣殺獲甚衆會行省官分道進兵千戶復從戰丁家洲殲其軍棄其戰艦功狀上十二年命下進爵武略將軍十五年九月還從武懿南征次廣州敗王侍郎軍闔部口又敗凌制置軍海珠寺下十六年正月與宋兵接戰崖山千戶手獲其都統制祝永昌副將孟德又得陷

陣軍人韓松以歸而宋之遺燼湮滅無餘矣凱旋第  
功即加武德將軍錫佩金符鎮守龍興千戶二子長  
世恩有膂力能挽強命中自武愍南攻常挾弓矢以  
從崖山之戰武愍出奇計作射棚度與南舟相當選  
善射者七八人命之射而世恩與焉絃不虛發自卯  
至午陸秀夫遂扼守衛王赴海死初以行省知印權  
署銀牌搃把命未下旋得耳疾以其弟世英嚴父取  
屢以功進爵在軍餘二十年慨然曰昔吾父吾兄少  
長行間間閱百戰出萬死中賴

國威靈受

主師成筭以獲斯寵今吾兄之子已能荷戈帶甲宜  
從世嫡之例還其祿秩吾退居田里私心安焉故源

得踐其世官在軍九年舉職不懈又能得士卒心可  
謂克承其家者哉千戶娶楊氏墓在淄川之明水鄉  
黃朱店南阜下予觀自古偶夫

興王之運而顯建功業之臣豈出於單智獨斷哉必  
有為之輔翼左右者矣方武愍征南之師秉仁蹈義  
所向無敵計其一時如千戶之以戰多名在賞典者  
無慮數十人而今未及五十年世已鮮有傳者則  
夫託之金石以貽永久寧惟子孫之責亦固世論之  
公升降所繫余雖不敏尚安得而辭天曆二年歲次  
己巳夏四月丙午文林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柳贊  
誤

太原王氏扶城墓表

異時蔡金訖錄河汴塞流天兵所次勢如奔電割殘  
艾滅豈間良窳故夫閭居巷處之夫有能出一智建  
一策全百十於膏血之中則天必封培其後使世食  
社報有加無已蓋以為均覆均載並生並育平時則  
友助相資遭變則保抱弗貳吾寧枕藉以斃就死所  
而不忍睽隔以獨覲生存此所謂義也而亦分也天  
顧何能私寄豐嗇於是人哉太康為縣在夷門以東  
縣有小扶城故嘗置縣其地岡阜完厚水泉冽甘其  
封樹隆然以高者王氏之墓而王氏縣人也初歲在  
壬辰汴京已破師歷縣境民奔竄四出莫知向方王  
氏有諱義曰七府君者獨先与其六兄鑿地為窟室  
度可容數百人凡親屬里黨之願以身來歸者悉納

寘其中又時出營取糗糧以餽餉之他日六兄竊歸  
其舍道遇哨兵為所掠致府君奮百死以計拔之而  
兵亦卒不能害亂既定凡府君之家与依之以生者  
完輯如初而此近井落至百里無人聲府君七兄弟  
居同室食同爨同生同死自少至老莫名一異由府  
君之順成也中統始元南京諸路都總管府檄署  
府君太康縣尹府君為時賦調以供軍勗耕殖以重  
本縣以理聞無幾棄去退然邑里間人人知為謙謹  
長者中斥已田給宗姍畀之券不為毫髮吝惜至元  
十一年春秋七十又八卒家即葬先墓之次其配李  
氏少為令婦老為賢母後府君三十六年而卒年八  
十六至治二年第三子元亮升

朝以恩贈府君從仕郎追封李氏宜人泰定二年元  
亮進奉訓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檢校官品在第五  
加贈府君階奉訓大夫官汴梁路鄭州知州勲飛  
騎尉爵太康縣男李氏加封太康縣君於是去府君  
卒葬餘五十年而天恩便蕃寵及門祚生有祿食歿  
有号榮向之所聯吟接者或泯泯無繼或履屢未陳  
獨王氏之宗前承後引聲光日起支庶日滋謂樹德  
不由乎人吾不信也然則府君之全活屬黨於方殞  
一存之初亦碩吾分義之可為而為之耳初何嘗有  
計較封培之心焉觀其所致送其所施嗚呼果哉府  
君三男子長成行司農司宣使早世次中殤又次檢  
校君也二女皆嫁里中人宣使子男三女二孫男女

各四檢校子男三女四孫男二檢校字長卿以明法  
選吏臺部由中書左曹掾為斷事官經歷光祿寺主  
事嘗鉤校徵理麩材欠緡為鈔三千定而時語聞有  
言登之賞典時論推其清幹方積年勞馴致顯歎余  
見府君之累爵重封未艾也泰定四年余以文學繫  
官江右長卿不鄙而与之遊具論其世如此請余辭  
表諸墓上余又聞長卿言家有金源補官誥知其上  
世嘗封上護國而亡其諱誥雖不完至今存焉則王  
氏之啓慶其源固有自来迺為孝次行業使歸刺冢  
石以俟且以厲時人其有叢朶明年泰定五年歲次  
戊辰春二月日在丁酉文林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  
柳贊誤

雙峯先生墓表

雙峯先生卒於至元丙子而葬於大德丁酉死骨既朽宰木加圍距今將三紀孤崇善亦且老矣迺始勤勤不其外端項炯可立請予曰昔吾翁學得於已而信於人人謂其必將有以自見就令不大潤澤於時顧豈不能取世一科一級如射者之必至於毅而巧與力遠垂得復失晚遭改物以幽鬱死尚幸家書一二僅存餘澤未盡殄滅惟是隧間之石未有刻辭敢以狀私于執事使崇善它日有以見吾翁而吾翁託不朽烏是在執事而已予忝可立久敬之交而皆業於文不鄙見諉其何敢不諾然而聲迹不相聞也輩行不相接也徒將考言誣行則有馬氏之狀在馬

氏名良驥先生之友而參政眉山楊公之客也詎欺我哉按先生車氏初諱若縮字經臣後更名球而字既行矣學者尊之配其德稱雙峯先生車氏籍于台之黃巖詭韶里斷自永嘉徙來計其時固唐末五季之交也曾祖諱瑾隱馬家山有至行名載郡乘祖諱似度父諱景山皆老於儒先生少警敏而學又早成年十六与其父偕以名上春官不中第慨然曰吾家數世湮鬱不遇我豈能終与造物競哉然聞皇帝王伯之略道德性命之奧由學以致願吾力有未至耳乃与從父兄諱若水字清臣合志而共誦焉久之覺胸中浩浩發而為言闕放無涯浹於是車氏之學擅雄於州里間王華父守台新上蔡書院城東東湖上

首以賓禮致之雖政事微有闕失亦藉以弥縫調齊  
凡皆以學故也咸淳末以特恩授官得迪功郎調建  
寧府浦城縣尉郡守趙公景緯薦其學行而丞相王  
公燾亦雅知先生有史才將延入史館奏方上而國  
事去矣丙子間兵棘州興盜鋒孔熾先生憂感不能  
容去之曾祖隱處馬家山隱焉遂以其年十一月癸  
卯卒馬家山得壽五十五子男五濬老瑛老天漳孫  
為從父兄後與先生同學而成者也次崇善瑤老配  
賀氏臨海火姓女先生平時崇善瑤老尚勇賀夫人  
攜之三徙遂依外氏以再造其家進二子於學有母  
道焉卒至元癸巳八月庚戌年六十一合葬故所居  
里鳳凰山之原十月甲辰葬之日也孫男七伯湛公

杲公采伯殷伯禮伯成延年孫女五皆嫁為士人妻  
曾孫男七女二當先生自力於學時里中仕者雲起  
門戶烜赫過者不敢側睨未五十年已聲銷景絕立  
墓既在夷為畦遂而先生之世卒然秉禮方以昭德  
炳幽為事則天之定勝久矣初先生之季父韶溪先  
生諱安行早登潛室陳氏之門陳氏為熱陽文公高  
弟弟子其授受最原本清臣既委己就學得其宗  
要而先生又繼起從之凡天人之精蘊義理之淵微  
毫研縷究藪叢竅露知之而必可言言之而必可行  
若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之運行春秋疆理禮樂刑政  
之分合孔門諸弟河汾關洛之緒傳荀揚佛老縱橫  
捭闔之機籥會稗衆說歸於至當則有性理要指訂

四七五  
覈禮經分刊制度謂喪服之親疏隆殺深衣之續衽  
鈎邊雖家禮之證定註疏之引援亦庸有所未盡用  
廣頭在下之說以改正深衣辨內外正降之義以圖  
列服制其學蓋深於禮矣清臣世謂王峯先生所著  
書若宇宙略絕別自傳學者而先生之書或在或亡  
則召人類能言之而世未有深知之者系曰學以善  
己而行非其觀也言則成文要以其類也屈信者  
時是尚論其世也錕深藏密繫後人之利也

金谿羽人查廣居墓表

查君臨川人姓查氏諱居廣字廣居少入金谿望仙  
觀受度為道士復去之上饒龍希山中從廬阜黃尊  
師石翁學為詩尊師愛其類已授之穀率裁以尺度

君更感激自奮嘗東游至鄞海上還渡浙憩甬林山  
久之得楊推官仲弘詩七言今體服其雄浩又得范  
太吏德機詩五七言古今體服其清峻皆手抄口誦  
心領神解期与之俱化泰定丙寅余以提舉學事涖  
豫章君將游匡廬過之與極論詩道而余銳欲翼君  
以進會時暑不果往因索其詩西之清江百丈山求  
太史之廬而卒業焉太史亦欣然定其可傳者五十  
餘篇序為學詩初藁以張君之志明年君即館豫章  
還往益熟論議益切又明年余受代去君悒悒不勝  
情余曰君方外人豈不能復入東謀一再會乎君強  
笑頷之初與君同為詩者危素太朴後與君上下頡  
頏者王漸玄翰揭車子舟余家善是四人以為江右



後來之秀而素乃以書言君死矣余為之西向哭哭  
已則曰天果不欲昌吾詩乎胡為使君之駕將聘而  
遂蹶乎又胡為不葆君之玉未璘而已歟乎余壹莫  
知其故也君早孤質厚而迂迂交多畸人靜士雅  
嗜佳山水杖屨所歷攬結奇秀資之賦詠無遊思焉  
使幸至中壽則不懈而及於古獨詩乎哉君以天曆  
己巳秋得疾卧織柱廷真宮其冬十二月道交鄧居  
明与其徒葛世蕃迎歸仁壽觀卒其月庚戌年四千  
六明年正月戊午為窆葬犀原臨川處士孫君履常  
奎章閣郎官揭君晏碩武夷徵士社君原父尤知君  
君之墓素既銘而納諸幽矣又欲余言表墓以賁君  
於地下素之善君有始終我是年至順改元歲陽庚

午秋九月既望東陽柳貫述

塋誌

亡妻墓輓志

貫亡妻盛氏諱淑婺之蘭溪人生十有九年而歸貫  
得年六十一終于寢以重紀至元三年丁丑歲冬十  
二月甲申葬下梅塢子男三肖同自孫男三柅穎璿  
柅天始貫為國子博士恩封宜人再以貫出提舉江  
西等處儒學加封浦江縣君生宋咸淳庚午八月一  
日歿至順辛未十一月九日魄成先窆俟吾他日同  
窆太常博士柳貫誌于玄輓納諸其幽

塋孫墓塋誌

中塋童子柳柅生庚申死壬申年十有三芳育於東

陽外氏家七歲從宦豫章八歲出從小學師十歲歸  
山中誦書寫字不替而勤性潔脩知自立於禮志如  
成人至順二年辛未冬十一月祖母浦江縣君盛氏  
卒童子亦病明年春浸劇更數醫不能己其夏五月  
丁丑天又明日己卯蒸之桐柏橋東大父太常博士  
貫重哀童子無致天之理而不克年乃灑涕濡朱識  
童子卒葬月日于玄埽納之壙中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二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三

銘

豫章樓銘有序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治龍興而龍興古揚域豫章其  
郡名也迺秦定四年秋八月甲子重作南樓子城上  
實備雉門之制題其榜曰豫章以為治格章明則民  
胥悅豫有以靈承

上恩名從其舊具新義焉日既南至大合讌張樂以  
落之相臣臨席賓寮列俎酒酣歡洽咸謂新茲傑觀  
增壯南服宜有銘詩昭示永久則以其辭命贊贊不  
敢讓為之銘曰

維星有野維地有區九土三條辨方制隅揚域入斗

亦禹所敷春秋戰國捲裂紛如中江而西爰關邑郭  
畫茲豫章曳楚引吳漢曰秦郡建侯以居提封所既  
海滢嶺砥洪始名州撥郡之餘雖則不疆百雉維都  
觀察節度幢燾麾符作鎮開藩列城變呼守牧之良  
若史有警宋制遵唐謀帥選儒迨更府踰孝義則踈  
以年而命稽實本虛

神元應天統御方輿既定南紀旋安里閭時哉

裕宗正位皇儲錫是分地襟江帶湖

世祖有詔雷行電舒曰惟龍興由夫澤道其潛其躍

乾道与俱異指同音草之迺孚遂簡宰目建行中書

以張國威以宣廟謨亦訓亦齊無劉無孛課則民庸

賦則兵車謹備侯度職貢方輸富而教之俗恬以愉

其此崇桑其南番禺萬里行涉不煩戒徒凡四星終

若闕朝晡治理之成一軌無渝肆今省署堂昔雌塗

府舍潭潭孰啓新模據勢雄尊象乎紫樞兩觀之間

有列闔闔疏為俯闕達及交衢扇燼揚埃忽不須吏

宰且曰嘻責其在余余有兵民合瞻所於辟諸服衷

袂則有裾函書驛聞報叢官帑大寮部役令丞具需

陶埴斬材工来于子層構勃興鸞騫蜃嘘翼翼闡楯

隆隆棟桴其崇五田其廣百膚上宜綴迤下可建旌

雲宿藻井霞飄綺櫺西山晴翠時落堦除如憑廣莫

如挹方諸湖濶右汎江瀾左紆千帆輻集萬屋鱗鋪

警夜嚴昕有鼓鐔釘有節干振有柶漏壺坐息徒倚

有亭有廬亦有遊氛不攘而祛宰且来登稅駕踟躕

四八  
曰今高朗維昔隘濬匪增匪埤匪剔匪剗度不在奢  
名不在誣即榜豫章在志古初豈惟志古示民不迂  
尔卜牲饗尔謀燕胥我有嘉賓尔肅以趨上公維宰  
玄衮繡襦色笈娛賓其虛其徐殺歲既升醪漿載輿  
吳絲蜀桐趙玉燕姝碣極之戲角觝之夫次舉交陳  
卒撤虞虞講禮有容流風四徂以我豆籩易彼折爰  
聖人設險有不可踰域山界谿循迹之麓治在郡縣  
謂若蒲盧古然今古問牧棄芻宰目維垣志範其驅  
大開克心小體自紆繫此江粵夥民曠墟一夫四耦  
三歲一畝畝有遺秉野無逋租繇宰目賢仁涵義濡  
麟遊鳳鳴可坐以頌載瞻臺隍飛閣渠渠臨茲治城  
如承盥盂由穎陰侯爰始鋪抹庶數千年芳筮應圖

洪惟寶命天降神扶并赤宗支一本而考前星次焉  
麗于南孤熒光西被川媚壤腴封建之福在德不孤  
宰目作樓非以聚醜固國藩墉有隆無汙民之戴之  
豈樂以許陋儒屬辭實繁且蕪請命劊工託諸砥砮  
拱北樓銘有序

抗為江浙行省治西門雉之制宜壯且麗蓋吳山橫  
截治城中如龍鸞翔集不崩不蹇竊即東垂築為門  
關而交衢達于其下比歲大德已亥始因宋朝天門  
遺址闢隘埤高冠以飛樓為其楹戶之北向也篇名  
拱北示尊

君親上之誠焉閱三十一年天曆己巳十月樓燬  
省具聞中書以為樓宜省東南兵民踣令胥此為出

宜先百役新茲崇構以疎視瞻不踰時報可迺以圖  
昇府使揆材庀工梁棟惟良畚築惟堅樓成而桁拱  
騫飛壘塗昭煥加於櫺矣起至順庚午七月明年九  
月訖工凡役工一萬六千六百八十六縻鈔以鉅計  
一千七百九十有七米以石計二百九十其崇

尺縱廣

尺視其役者抗府達魯蒼赤

荅里馬思的准其成者行省平章改事易釋董阿公  
而左右司都事鄧臣川贊佐經畫又三年為歲癸酉  
始確石請文用著成績文曰

皇有九有洽于大同基命定命憲天惟聰保邦制治  
建侯樹公提封四海其旅姓堯舜博濟猶病乎仁  
井牧分疆維以範民睠茲越吳寔古南服闢省命相

江閩併屬界之嶺海繚以溪谷粟米麻絲鹽茶卉  
服器之貢充物航輦歲貢王府有式有典東南大藩  
曰唯錢唐前臨潮波四周臺隍吳山中亘距奮翼張  
有截崔嵬有崇闔闔兩觀之間有閣渠渠闔檻吐嚮  
實拱皇都迺歲己巳守者弗恪融風晝揚焚巢燹作  
曾是宮堯化為冥漠宰臣曰吁天予代是心魏闕  
無乎不在一樓之興民所瞻對子圖厥新維時是曰  
迺度土功迺設官緝相彼基構蓋之廣輪其材櫛杉  
其飾髹丹雕櫺繡栴霧拱雲鸞舩爵騰擊如濤涌山  
望氣占氛亦承亦序壺氏縣壺鼓人擊鼓以警昕昏  
以戒廬旅商出于塗賈蔽于市夷有奉琛使有結軌  
塵海憧憧覲曼瓌詭來游來登稅于高層風清瓊宇

星貫玉繩江湖兩漚日升月恒昔在李唐武勝名軍  
揚益次枕章章有聞錢氏建國百年四君宋初籍土  
爰擇牧守涵育既優民訖于富貨資化居工尚文鏤  
燕遊以時惟豐故豫築臺構亭刺巖治圃騷人墨客  
興言能賦豈若斯樓雄據高明不專序賓不主觀兵  
引首北顧咫尺神京神京嚴嚴民環拱之如轂斯運  
我約其軼如網斯張我挈其維庶民惟星師尹惟日  
其分雖殊其誠克一在陟右降如承宥密斗牛之墟  
方半萬里太微分光周是四履宅揆良哉民胥樂只  
上公惟宰宰士惟僚寤寐先憂內不夙宵金穰歲兆  
玉燭時調諸侯之門曰應曰臯有擯畫戟有建驛旄  
威行令施無滯無陷星河在上民物在下樓觀巍巍

有截中夏侯度克脩純錫天嘏嘏吾敢私為  
天子壽化自此南實饗實右勃辭山石敬拜稽首

養心堂銘有序

大興君耶律公作堂于信都私第比參政江湖行省  
日翰林學士趙公為大書養心堂揭之楹間  
朝夕觀有擴而無懈忘所養所存顧何嘗不在  
於斯哉貧為之銘曰

肖形兩間莫直匪人圓趾方載以二心之大

理勝故純爾氣之積志壹故神承之葆在識廢初

勿亢以極勿淪以汚勿舍其車其趾而勿腊其毒

噬肉及膚曾是幾微一動一靜有順無曰此成性

函之在中則莫吾病惟敬則存惟怠則敬怠之分

間不容黍乃相先民示尔繩矩維克  
 不雕以完心焉童叟以之應物泊無罪將以之制變  
 友于真常繫信都公含和蓄剛其發不抑德  
 其光既流内美益充謂美伊何養心於中亦  
 弗耀而躬顧瞻堂楣名昭義豐我敬其訓  
 反心為非得心為是終日射侯維  
 侯鵠實似神聖製字之与心對日所擊者道無不在  
 是心經論昭晰勿昧我銘公堂以諭諸内

蒼劍石銘有序

越府照磨官林君州大畜奇石脩勁秀特植置官署  
 庭下姦貞肖剛石猶令  
 子過山陰見而愛之乃為  
 石襲號作蒼劍石銘

誰為  
 骨骸撐柱有植之脩非篔非敵不鉢而  
 如英瓊瑤如玉樞具既庭既直亦峻亦武字之蒼劍  
 以配寶璐使鎮郊莛百神尔主明德唯馨式穀是与

辭

陳貞命字祝辭

子友陳君子仁之子貞冠而筮賓字曰履元亦既  
 於名矣夫元即善也履之而行仁智兼用成  
 之功不其至哉貞來問義乃辭而祝之其  
 乾有四德  
 天而行自元以始歸復於貞上戴下履  
 亦順而承陰陽之際闔闢降升剛柔相交出入相乘  
 不枯夫氣不囿夫形方其既翕已張其絃及其遂舒

愈韜其英春必有夏久必有徵使冬不春沍陰以  
 變而遠正化道乃成體天者粵惟心享仁首四端  
 与生俱生以顯仁智以藏精粹焉枯枿蟬彼春榮  
 不斂其實曷望其萌不扼其冲曷就其盈體驗擴充  
 一本於誠悅親信友已分既明推之事物豈有餘  
 陳生甫冠進學烝烝芳名冠字字則依名貞字履元  
 維以訓程新新不已善元并植本既固履善無傾  
 去爾芳志爾毋矯輕爾勿儀毋近刑允茲學功  
 聖猷是經豈蠲蟬啞自鳴其以子言質諸禮庭

鄭泳冠字祝辭

吾里義門鄭氏之老順卿者吾友也並得程日娒用  
 加之禮冠其諸孫而責之以成之道焉不都

戒賓過采襄陋夫既与聞酌醴字實子責子惟泳以  
 潛行為義潛行乎大川而涉其津涯有從容暇豫之  
 意無造次急遽之容古人每以適道譬之有自来矣  
 而順卿又方敦泳以學予聞諸易範潛之為用不既  
 大哉乃為製其字曰仲潛復申其義為辭祝之既以  
 承順卿開家之美而又以觀泳之績于其成者固在  
 乎此辭曰

古人重冠維以責成其成謂何反身而誠忠君信友  
 事親從凡由乎仁義至於踐形三加有禮禮不虛行  
 筮賓命字為敬其名尔生鄭泳早嘗受經未離幼志  
 已及弱齡設筵并首古訓是程吾觀於水析義甚精  
 水圓以折汎而不盈自夫幾坎達于四溟淪而為潔



渚而為榮剝舟任載僅若浮嬰負羽不勝由弱故傾  
柔而能剛孰與水爭知其性者不將不迎潛泳其間  
維順之承過涉必滅浚恒匪貞譬如學功蓄能致亨  
自彊不息宵寐夙興雖泳于涯實游于明弗心之潛  
則冥于升咨尔生泳學維烝烝辰哉不競逝波日驚  
晦用遵養魄將載營潛之昭之泰道之征徵諸易範  
本之性情字尔仲潛戒尔矯輕非伏於潛欲抵其平  
滄浪之歌有濯斯纓尔慎持之如承佩珩尔世孝義  
視尔門旌柔稷維微神歆德馨由微至著有聞無聲  
葉尔狹鴉揚尔翹英式祇訓辭以無忝所生

贊

姚文公書象贊

祐治之間

三宗繼體公如景星光于五緯燕許常楊時乎並世  
藻火人文咸韶

帝制

廟杜巍巍風清日麗

上方倚公公則歸矣被髮騎麟視世糠粃陟降洋洋  
繫公不死有肅容儀瞻者敬心

王林能參政畫像贊

身廊廟而心山林學孔顏而志臯益生色維仁義之  
形充體皆盛大之積此所以為命世之寶龜陳序之  
弘璧也

王繼學畫像贊

粹然冰玉之英展也星凰之瑞用則盛之鸞臺鳳閣  
不用則置之朱崖儋耳老智慮於多艱觀夷險於一  
致固將挾玉局之飛仙以游夫鴻濛溟滓之際所謂  
瑯琊之宗魯公之子而盛德之世者也

韓明善畫象贊

融液粹和淳涵清澗繫道而道日以光藝仁而仁至  
於熟乃所謂畫錦之旂常有衍宗支蓬萊之雲氣舒  
為篇目宜其表盛德之流滋集斯文之胡福我觀之  
人式如金玉

自贊畫像

好學而莫或致之聖道而未之見也壯而漫仕初何  
與乎尊榮老而歸休亦焉往而不得乎貧賤也若乃

合卒歲之優游服終身之靜儉則拄笏而看山飲水  
而著書尚庶幾可以傲兀夫無窮之世變也

歲

思學齋歲有序

清河張生受經于高陽先生得其端緒而能益致思  
勉之功可謂善學者矣予以思學名其講肄之齋而  
歲以發之其辭曰

心外無學學原於思思而有得乃驗於為仁陽義陰  
理公已私克復注來敬義夾持權之有要心實制之  
堯舜與人同此秉彝勿謂凡民雖聖可希而况學者  
執復有機是故君子學如恐遠方其未思戒尔外馳  
如止水源不波不隨及其既思毋惑多岐必端其趨

必底于夷若執權量以計豪釐若引圭臬以莫方維  
克審夫是勿置尔疑思學之功本末相資學而不思  
如御舍綏思而不學如行無齋明善擇善真致其知  
進德脩業行見於施下學上達在尔孳孳思誠而誠  
夫何遠而悅親信友讀書誦詩涵養擴充因或弗祖  
繅以藉玉網以嚴衣緝是內美暢於四支維敬之興  
維德之儀彼暴棄者志道神離以其邪思果於自欺  
弗踐其形禽獸紳縵匠三載籍典訓具貽後儒翼傳  
秘忽無遺精義妙道日耀月輝思之而至主善為師  
吾黨張氏嗜善如飴學于高陽涉其津涯亦既勤止  
牧之愈卑日引月長晝思夕惟爰闢齋居以燕以頤  
榜曰思學名言在茲若工有歲予為之辭學思自彊

庶幾緝熙

傳

劉節婦傳

劉節婦徐小字柔嘉婺蘭溪人家為大姓世有顯者  
節婦生二十七年歸同郡金華劉似之伯之六世從  
祖諱渭宋嘉定庚辰對策集英殿賜進士第一在州  
里尤為望家節婦歸閨再期孕而未育伯之邁疾死  
及產男也節婦泣誓曰幸哉劉氏之宗弗墜已吾有  
二心何以見君地下言訖復哽咽於是劉氏家益落  
節婦惡笄䟽服常如初喪而所以承祭祀脩饋饗與  
出賦租以保門戶者悉身自任之不使有違節愆度  
字其子潛自始學至于成人為之聘甥女而女為生

二子一女而潛得年二十六亦竟卒姑婦相向哭期以死守全劉氏家雙仔寒梭一燈夜績卧起相依攻苦弥厲然取其紡織之贏以供鹽鹽亦常若有裕久之潛所遺二子滋蕞蕞有立而女已有從姑能以節義自持易奢為儉而婦又以順正率禮成教劉氏之稱為望家者茲可以自靖於其先矣節婦今年七十一歲居且四十三年而婦實亦十又七年子與節婦居異縣不相聞有友葉君謹翁故與侶之交而潛及其二子城城又嘗從之問學知節婦凡行九稔數數為予言之蓋歎世有挫復之典而人無自鬻之心若節婦之遭變罹憂鞠窮艱苦斯已甚矣不惟飭諸其躬而已信又能使一禾弱婦毅然相從於茹荼食蓼

之中比之再造其家功豈少哉嗟乎節婦之名人同不樂得之而世固偏予之者閔之深而美之至也今予所稱劉節婦行未采於風人名未登於策牘予獨予之以是名而不疑者稽之里黨之論而斷以史氏之法壹是人心天理之公而何私之有然則世豎雖或不明而人心之昭灼悖而未昧彼詫節稅之麗而侈閑閑之崇以為節婦之得傳顯顯藉是亦惑之甚矣予竊卑之作劉節婦傳

傳節婦傳

節婦陳東陽縣路西里宋鄉貢進士師道女適同縣泉村傳賀生一女而賀亡節婦時年二十四賀世儒家素貧節婦居喪盡禮晝夜自力於紡績字其女至

成人而養其姑甚謹已雖簞食弗給而甘旨柔毳之  
養必使常過於厚又三年而姑亡治棺具斂無違禮  
衰瘁毀瘠人或弗能堪內外媼憐其無子而貧咸勸  
之改適節婦以死夫于眾曰吾寧餓死無寧幸生乃  
益劬躬殫志節衣縮口而累九臬纏穀菽之羸則別  
為之儲峙五年始克卒其舅姑與賀之喪域而窆之  
哭告于廟以其從子似嗣教之孝而尤不廢於耕會  
高陽許先生栖隱八華山中去傳氏不十里節婦雅  
敬先生遣以束書從之孝侶既聞其講說而知夫義  
理之宗緒遂能承節婦之志以終植其家節婦今年  
六十有一而侶既有子矣賀之得祀與傳氏之宗藉  
以不墜節婦力也里之耆耄方上節婦之志行于縣

于大府請從

近制加之旌復雖未報下而節婦之志亦少伸矣貫  
之先人泗州府君嘗與賀之諸父同治毛氏詩故相  
善也於是貫作而言曰婦人處于閨門之內有三從  
之義而無四術之教苟能因其此性之善而遂其所  
履之正則變愈極守愈堅雖當患難流離之中而貞  
女烈婦之事史常不失于書然究而觀之則其薰染  
漸漬必非一日之故有自來哉昔者朱呂並世東南  
理孝極盛之時吾鄉有傳同林先生李邃於經而尤  
有考於天文地理井田封建樂律兵制之書會粹其  
說曰羣書百考傳于孝者孝者尊之曰杏溪先生而  
不敢字其孝必由夫近小以馴致於遠夫謂制度文

為之粗有廣大精微之妙故承其講肄者皆體驗切實可以措諸其用而自程其子姓於孝益嚴而有節晚乃分其兄子定遠之建安受業文公之門令文公焦中有與傳敬子書即其人也賀蓋先生之玄孫也仁義之澤蓄厚而流滋不得之於祿仕之優而獨發之於閨閫之懿然則熙朝旌復之典一幸而得夫<sub>韓</sub>氏之婦以顯異之它日獨行有得尚足以表吾儒先之德之行不獨信于其躬而信于其鄉里於其家婦人女子之被其成化者亦章々可稱如是豈非吾鄉與幸確行之明効大驗也歟實是以論而著之無使其無傳焉

韓節婦傳

韓節婦劉姓絳州正平縣小吏韓筠妻也韓劉同里閑居節婦十八歲歸為筠婦劉視韓族稍大節婦知重其宗抑首佞氣供婦職至元二年筠父子仁病筠從醫者求方注善藥治之其藥雜草石等法當屑為劑筠自運機碾緝軸石誦謨傷足數日風中其瘡死明年子仁亦死筠有弟節婦即去居鄰姆旁舍晝夜撫一子二女以失曰吾未亡人使吾夫家不隊姓踏氏是其責已蓋訖喪屏箝益治泉絲理生業輯輯有條緒及子有室女有從則又哭曰吾与娣如合異而同底其優遊以老乎節婦始窻家甚微今浸浸昌裕過其門者識與不識皆留目嗟異以為是於鄉俗有助大德二年里耆李彥狀節婦義行白縣令長令

長為按實上州若府府具上中書禮部又明年下旌  
復如令筠死時節婦年二十七焚居實六十年云嗚  
呼禮慝樂淫乃見節義盛衰損益之間君子蓋深悲  
之而猶喜其章章者如是也新故絳在晉之墟憂深  
思遠邈有遺緒若節婦以自樹立豈教使然亦其土  
風哉予客京師見郡國以上孝義文章累牘喜其厚  
倫叙典之化洽于古昔徵於書作韓節婦傳

審節婦傳

審武宣公河內人材勇善騎射至元中從平江南有  
功起偏裨為將帥鎮吳而即居之子孫食其保境安  
民之德尚數世益滋武宣第三子諱居贊為樞密院  
斷事官者娶獨吉氏獨吉氏揚州路總管禮之女也

延祐三年斷事官卒京師獨吉氏纔三十三其長子  
十七仲子木再周而諸女皆幼獨吉氏自京師扶其  
喪水陸數千里還葬河內先塋挾其孤幼廬于墓下  
三年將還吳哭踊自誓曰吾為審家婦不得與其夫  
偕老吾力猶能使子有立而女有從舍是吾無以事  
於世矣即捐去簪珥盛飾服御取其儉素而益以禮  
自治其身推之以及其家內外僮指逾千待之各有  
息意未嘗示之以威而步履不敢越節愆度樹其家  
規自祖祢薦祭宗嫺慶弔門戶租絲外凡賓客之饗  
燕時節之觀遊靡易之色淫哇之聲不使接於耳而  
動於心間歲長子九思卒撫其孫欲其成人而進其  
仲子九齡於學女皆擇所宜歸總管公踰八秩猶壽

康迎來致養惟謹其所以經紀家事者有學士大夫  
所未講而能安以行之固天性之善哉里耆嘉其貞  
節為上其行于郡郡移廉訪使者按實上之行省以  
次達于中書於是禮部議旌表蠲復如今事下有司  
為大書貞節獨吉氏之門仁表其坊貞節坊云嗟乎  
節以乘剛處險慎守不變為義節而致亨惟其心焉  
獨吉氏一弱婦人中歲喪其所天非有理義之激昂  
詩書之化導獨能率德厲行自其躬以及其家興信  
厚之風振衰末之俗雖鄒魯曾習禮之士猶退讓莫與  
之齒易曰安節吉注有尚然則說以行險安而能亨  
固觀於其世而可知矣九齡嘗後予學治經故予為  
繫次其事如右

書

卷臨川危太樸手書

去冬歸自錢塘從元性所得前簡入春偶為親舊牽  
連留旁近邑再閱月而歸五月初始聞元性將遣人  
西還因奉數字為荅今又被四月十日所惠翰情辭  
繾綣風誼激昂可見學古之志不凡近如此第三月  
中附書至蘭溪者却不曾投亦不知付之何人也所  
需查君碣銘豈即廣居耶去夏別時見其瘡發頭面  
間似是浮陽上攻病在脾腎嘗勉其急服補瀉之劑  
後不知遂服与否果若此則其徵兆已見彼矣比數  
十年學者大抵有自利之心而志日益卑道日益遠  
夫其自利之心根著于中則未得謂得未至謂至自



高者恥於問自多者恥於求而若剽掠纖碎緣飾淺  
末已足以確夸於制作之林而為獵取名齋之資矣  
無惑乎頽敗委靡而莫之振起也獨吾友捐棄俗學  
一意古初謂不肖頗嘗涉迹於是乃肯過相推予將  
以質其所疑證其所聞而為求端用力之地此在不  
肖固當竭其單智鼓其盛氣以進吾友於光明博太  
之域而環顧其中不無瓶罄罍恥之患甚自慙焉蓋  
學以致夫道羣聖人載道之言具於經可見已古之  
人所以底至於道者亦曰尊聞行知而不敢以吾一  
己之私係累於其間耳區區愚慮比見鍾陵時已略  
陳之今信道如吾友篤志如吾友願一求之羣聖人  
之經以端其本而參之以孟荀揚韓之書以博其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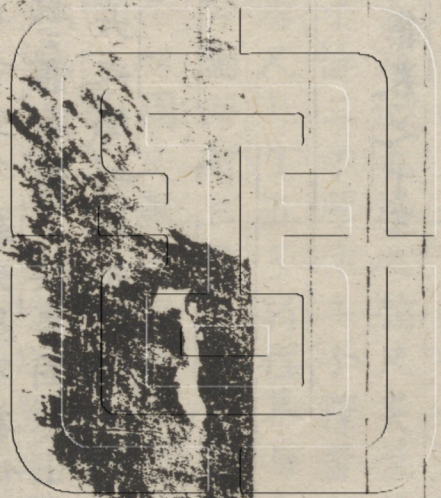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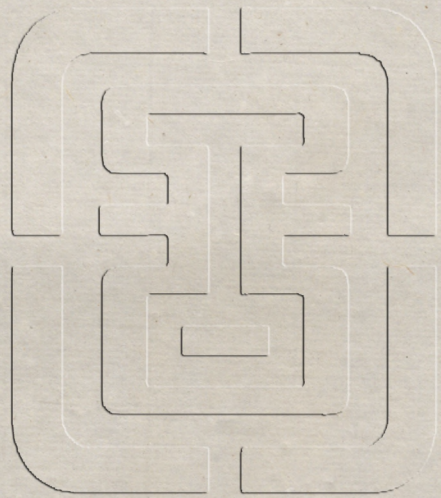
又翼之以周程張邵朱陸諸儒先之論以要其歸涵  
養益密識察益精則發之文章自然極夫義理之真  
形之歌詠自然適夫性情之正矣切不可模倣今人  
以日淪於誇下而莫之救也願不肖日勉之而未至  
輒復進之吾友吾友以為如何貫潛伏空山安復味  
道畏影收聲西游之期渺其未上而吾友又方飽繫  
人門未能以足赴目相望甚遠暑溽万万自厚

荅金華徐景瀛書

承問尺法老嬾不能多記姑即其所省以荅來意蓋  
自宋徽廟製大晟樂時禮官用大禹聲律身度之說  
請以天子中指為寸於是所製器服悉取之以為長  
短廣袤之節當時固有非之者矣然紫陽文公編類

家禮於染衣製度條明言度用指尺復注云中指中  
節為寸而秦溪楊氏又引說文云周制寸尺咫尋皆  
以人之體為法似亦準之指尺矣至於造木主條謂  
身高尺二寸博三寸厚十二分釋者即援文公之說  
曰周尺當省尺七寸五分弱程集與書儀誤註五寸  
五分弱溫公圖所謂三司布帛尺即省尺程沙隨尺  
即布帛尺今以周尺較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即  
是二說同出一書已不能歸一况諸家互有同異者  
乎不肖注在禮院時因更造時饗祭器嘗與議斯事  
而及於尺法院之老吏云庫中有前代玉尺下庫檢  
索得之其製作極工然校之周尺省尺又復微有強  
弱廷議以為玉尺歷代輟傳蓋久尤有據依遂準用

玉尺定下其議乃若淮尺浙尺隨方所用似難準以  
為法然是尺法非有聲律高下之差不若且從文公  
之說周尺七寸五分弱者庶有據依吾交以為何如  
抑吾黨之學體驗擴充其事固不止是願益自察識  
以進於光大之域此則拙者區區之望也



初行南文真五

廿七

